

# 八旬翁繪《紫荊花燦滿香江》寄託祝福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徐小惠報道：在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前夕，《大公報》收到八十四歲香港市民陳鎮湖的來信，連同其國畫作品《紫荊花燦滿香江》的縮印版本一起，表達他對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慶賀以及對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繼續行穩致遠的祝福。

《紫荊花燦滿香江》是一幅160×80厘米的大畫，畫面主體是以紫荊花組成的「香港好V」字樣，身後是繁華的香港島。昨日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，陳鎮湖表示，V是Victory的意思，表達對香港能夠更加繁榮穩定的希望。這件作品始構思於七、八年前，僅為了收集資料和寫生，陳鎮湖就用了半年時間，而後又用了一個月時間全心投入創作，並於四、五年前完成創作。

## 做義工教學生國畫

操着一口濃重的鄉音，陳鎮湖告訴記者，他一九三八年生於汕頭，出生的時候剛好是抗日戰爭時期，一九三九年侵華日軍對汕頭進行了大規模的轟炸，「我家死了十幾個人，我被埋在廢墟裏，然後被救了出來。」此後陳鎮湖對於幼年時期的回憶，是不停地逃難，「逃來逃去。」整個國家滿目瘡痍，「不像個樣子。」孩童時代的經歷，令陳鎮湖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取得的成績，感到格外的珍惜和感動。一九八〇年，陳鎮湖來到香港，因為語言上的障礙，陳鎮湖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保安員。不



▲二〇〇〇年退休後，陳鎮湖有時間開始做義工教學生國畫。

過即便如此，陳鎮湖仍保持對於國畫的熱愛，二〇〇〇年退休後，他有時間開始做義工教學生國畫，每周教兩天，每天教學四五個小時，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前才停止。

「這幅畫中的每一朵花都需要畫幾百筆。」陳鎮湖講到。《紫荊花燦滿香江》在技法上使用了其自創的「拖筆」方法代替鉛筆素描，比工筆更易入門；畫面上紫荊花在水中飄盪，每朵花都由細微花紋組成，樹葉富有動感，彷彿能聽到它們婆娑作響的聲音。創作這幅畫之時，恰逢香港修例風波，而今隨着社會逐漸穩定，陳鎮湖對「一國兩制」有了更深的體會。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之際，他希望這幅畫給更多人看到，希望更多人能夠感受到其中愛國愛港的情懷，「如果有人願意收藏或者展出，我願意將此畫捐送。」



▲陳鎮湖以《紫荊花燦滿香江》表達對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繼續行穩致遠的祝福。

## 「超越界限：尋找香港故事」溫哥華舉行

【大公報訊】「超越界限：尋找香港故事」藝術展覽正在溫哥華舉行。該展覽和多倫多的「超越界限：重塑香港日常」展覽是由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（多倫多經貿辦）連同香港藝術中心合辦，旨在向加拿大社區展示更多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品，以促進文化交流，同時分享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。

展覽是多倫多經貿辦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舉辦的活動之一。該藝術展覽展出四百八十項香港非物質文

化遺產藝術的其中四項，分別是白鐵器具製作技藝、竹製蒸籠製作技藝、長衫縫紉技藝及中式花鈕製作技藝。

「超越界限：尋找香港故事」藝術展覽展出六位香港設計師及藝術家張一諾、蔡毅明、何善恒、林嘉裕、陸貞元和浦明華的作品，展品包括白鐵郵箱及牛奶盒、竹製蒸籠及鐘樓、當代長衫和花鈕。溫哥華藝術展覽現正在CF Richmond Centre舉行，展期至七月三日。

圖片：政府新聞處提供



▲展覽展出的三件由香港設計師張一諾、蔡毅明及何善恒創作的當代長衫。

# 虛和簡淨 率意天真

## 劉一聞近作賞析



劉一聞簡介

劉一聞，著名篆刻家。一九四九年出生於上海，山東日照人。師承蘇白、方去疾、方介堪、謝稚柳諸前輩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成名，九十年代起歷任國家級書法、篆刻大展評審委員。二〇〇五年在山東臨沂「王羲之故居」建立「劉一聞藝術館」。二〇一五年榮獲全國第五屆書法蘭亭獎藝術獎。二〇一六年在上海成立「劉一聞大師工作室」。

出版物有《劉一聞印稿》《劉一聞作品》《劉一聞書畫》《當代中國書畫大家·劉一聞卷》《一聞藝話》《一聞藝論》及《上海文史館館員系列叢書·劉一聞》《三德館印蹟》《一聞藝譚》《上海博物館藏楹聯》等近三十部。

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書法、篆刻藝術院研究員，西泠印社理事，上海市書法家協會顧問，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，上海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，上海博物館研究員。



▲今是昨非。

柳序「借鑒愈深則其自創也愈高」，沙孟海題「心手雙暢學有淵源」信非虛言。石開輯《中國美術六十年》推舉新中國六十年篆刻二十五家，評劉一聞「被公認為典雅文秀的典型」，《石開談韓天衡、劉一聞、王鏞篆刻的一封信》進一步言：「我認為就技巧而言，劉一聞是不遜於明清流派印中的任何一位大師的。」

陳常征

劉一聞年少承家學，在外祖王獻唐淵雅博大的收藏著作與家風世澤中浸潤涵泳；青年時得蘇白、方去疾、方介堪、謝稚柳諸位耳提面命，眼界大開；中年入上海博物館，日夕晤對古人真跡原作，遠避塵埃喧囂，「俗目愈遠，古道愈深」。

劉一聞對於自己的審美有着清晰的追求，在八十年代斬露頭角、確立印壇地位後，依然沉潛傳統，深入以學養支撐、人格鍛造來進行技法的超越與審美的提升。由此，我們看到了其作品五十歲的溫婉綢繆，六十歲漸變而生拙簡樸，七十歲愈加虛和簡淨，這種清晰、主動的風格與審美提升一一收錄在他三個重要時期的作品集中：五十歲《劉一聞作品》《一聞藝話》《劉一聞楹聯作品》，六十歲《劉一聞書畫》《一聞藝論》《得澗樓印選》，七十歲《劉一聞》《一聞藝譚》《三德館印蹟》。

更讓人驚訝的，是劉一聞古稀以來更為大膽的單刀直刻探索，即不書印稿，直接以單刀就石刻成。以他的話說：「這批印，大多線條一刀為之，偶有欠周者，只是不露痕跡，點到為止。」這批印章不僅達到了刀筆相融的極致狀態，內在精神的虛和簡淨也提升了篆刻審美的新境界。

## 單刀直刻：簡練到極致

劉一聞在《得澗樓印選》後記言：「與早些時候相比，我的創作的確已有變化，這一般表現在比往昔愈加注重由運刀簡練而生的鐵筆意蘊，和結字自然合度的通體風貌上。」

「運刀簡練」的「鐵筆意蘊」，道盡篆刻用刀之道。他在「長樂未央」印款進一步言：「亦書亦刻或刻或書，此即所謂印章之道也。」

劉一聞的篆刻最初選擇將軍印一路建立自己的風貌，除其隨形就勢、章法天成的藝術特質外，更多即是其所蘊含的運刀簡練的刀筆融合之道，如清董洵《多野齋印說》所言：「古將軍印，乃軍中急於行令鑿而成之，其文多欹側不勻，細按之，總有筆



▲人間至味是清歡。



▲海曲石曰劉一聞之印章。



▲塵外。



▲清風入懷。

意。」此種筆意，以單刀鑿刻而成，有別鑄印一類雙刀修飾的工藝化。在數十年探索中，他更以清雅蘊藉、生拙簡練提升其審美純度，去其粗率、猛厲，用力愈加簡練，意味更增幽渺。

單刀直刻在篆刻史並不鮮見，真正成為有意識的風格追求，一則需大量的作品實踐，成為鮮明的技法特徵並具備相對難度；二則需達到一定的審美高度與風格特色。齊白石篆刻作品是單刀典範，猛厲勁健、氣魄宏厚，然「刀」大於「筆」。以大寫意為主調的當代篆刻亦不乏單刀直刻，然痛快淋漓中也有相當數量的創作失之粗野，刀石崩亂中流於荒誕不經、信手而為。

試讀劉一聞單刀作品，「簡靜深穩」中，更以幾乎簡練到極致的刀法達到刀筆互見的極致狀態：一刀成之仍能豐厚溫婉，勁健而又虛和，隨機生發不失格轍。技近乎道，更將單刀直刻提升為虛和簡淨、生拙幽渺的精神境界。

本人創作的高度，也是篆刻史的新高度。

## 虛室生白：空間的靈光

一個成熟的藝術家，對於自己的創作、審美是能夠做出主動地反思、調整與提升的。僅二〇一八年，劉一聞刻「塵外」朱文印五方，「三德館」五方，一日之內刻「今是昨非」三方，「人間至味是清歡」兩方……相同的内容，他不斷做不同的微調與探索，恰如畢加索不斷探索公牛畫法一般，標誌着藝術家的自我挑戰與境界提升。以收錄在《三德館印蹟》的四方「塵外」為例，端雅大方、靈動自然是基本格調，從第一方印的生辣厚重新趨凝練虛和，點畫的交接、細曲直微妙變化帶來的刀筆意味使得空間更加靈動幽渺、生氣遠出，線條不僅是空間的分割，更與空間相互震盪輝映，幾乎消隱在寬博靈透的空間的靈光中。空間從第一位的表達變成了第一位的顯現，空間的提示在作品裏漸漸明晰、透徹，直至空寂光明。直如莊子所言：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

虛室生白，不僅是空間虛實之變，更是虛靜的精神靈光。計白當黑、分朱布白，是中國書畫篆刻章法常用理論，而「塵外」一印，更將空間表現提升為審美要素與精神的靈光。

再觀《中華民族印譜》「回族」一印：此印篆法、線條、章法都為空間讓位，「族」字在此套印譜中出現五十六次，各具姿態，極盡變化，充分顯現劉一聞篆法的掌控變化能力，然此印但以簡化處之，寥寥數筆，輕輕澹宕，忽隱忽現，空色不二；「回」字縮小提升，讓出空間，與「族」右上流通呼應；粗壯的邊框與黏連、留刀呼應，厚重朱色共同將印內虛白提亮，但見一片光明。

空間在劉一聞篆刻中不再僅僅是朱白對比、章法布局，更是虛和、靜寂、空明的精神表達，是虛貯神素、脫然畦封；是返返冥無、超越神明。技法在此退隱，空間透出靈光：是儒者的博大端肅、是得道者的和塵

（作者為書法篆刻家，山東日照青年書協副主席）

